

致敬我们的英雄

高山花 两地红

■张 骞 王佳杰

去年,单位“寻根溯源小组”深入云南牟定共和镇的群山,去探访一级战斗英雄曹庆功的故乡。

山路崎岖,车窗外红土裸露,岩石峥嵘。

临近曹河村,一抹浓烈的深红吸引了我们的视线。只见那碗口大的花簇,在山野间肆意开放。同行的老乡说,那是马缨花,在傈僳族的传说里,它的红是英雄用鲜血染成的。

走进曹庆功老家,一幅由后人凭记忆描摹的炭笔画像映入眼帘。画像上,他身着志愿军军装,脸庞棱角分明,目光如炬。

我们在画像前肃立,仿佛回到了70多年前那炮火纷飞的岁月。

曹庆功出生在曹河村这片曾经贫瘠的山地上,如同山间坚韧的草木,早早担起了家庭的重担。然而,战乱的阴霾很快笼罩了宁静的家乡。

1942年,17岁的曹庆功正在田间劳作,命运的巨手却粗暴地将他拖离故土。国民党军队抓壮丁,他被强掳入伍,套上不合身的军装,背起沉重的枪械,被迫卷入战争漩涡,尝尽背井离乡的苦楚与国民党军队的腐朽压迫。

命运的转机出现在1948年深秋的辽沈大地。

锦州城下,解放战争的炮火震天动地。在硝烟弥漫的战场,曹庆功看清了正义的方向。他带着对旧制度的憎恶和对新生的渴望,投身第四野战军的钢铁洪流。

这支队伍像熔炉般重塑了他。崇高的理想、严明的纪律、深厚的战友情谊……将他淬炼成一名自觉为人民解放而战的革命战士。

1950年的海南岛,烈日炙烤滚烫的沙滩,此时曹庆功已成长为副班长。在解放海南的战斗中,他和战友迎着枪林弹雨顽强突击,以无畏的勇气撕开敌人防线,首立战功。

硝烟在海风中散尽不久,鸭绿江又起战云。抗美援朝,保家卫国的号角在官兵心中激荡。

曹庆功和战友们随部队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,义无反顾地踏上新的征途。

临行前,已经8年没有回家的他给远方的父母写了一封信:

“亲爱的爸爸妈妈,我是你的儿子曹庆功,我还活着。前年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,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

产党。我现在在海南岛。前几天,我又打了胜仗,解放了海南岛。我在战斗中,消灭了几个敌人,连长说要给我立功。

本想打完这一仗,我就马上回家。可是,美帝国主义又发起了朝鲜战争。为了保家卫国,我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,即将远赴朝鲜,等赶走美国鬼子后,我就回家孝敬你们。”

他把这份家书交给邮递员后,便随部队开赴抗美援朝战场。不久后,曹庆功所在的356团1营1连,投入到残酷的运动战和阵地防御战中。从冰天雪地的长津湖到硝烟弥漫的汉江南岸,激烈的战斗接连不断。

1951年3月,第四次战役进入关键阶段。“联合国军”妄图北进。为掩护主力转移和部署新防线,志愿军各部在洪川江、北汉江一线展开顽强阻击。曹庆功所在连队奉命死守望月山地区防线。他和他的战斗小组,被赋予了在286高地执行阻击的任务。

286高地是最前沿,也是最危险的高地。这个小小的山头,如同插入敌人咽喉的一把尖刀。曹庆功脚下,是封冻的洪川江面,身后是志愿军主阵地和转移通道,而眼前,则是武装到牙齿的美军精锐——陆战一师黑压压的进攻队列和密集的炮群。

1951年3月18日拂晓,一场钢铁风暴骤然席卷了286高地。

美军凭借优势火力,集中4门榴弹炮、20余门迫击炮和数不清的轻重机枪,向这个小小山头倾泻着弹雨。

曹庆功率领一个小组,在震撼地的炮火中,依托坑道顽强抗击。而敌人依仗火力优势,在坦克掩护下对高地轮番发起集团冲锋。

3次!敌人连续发动3次疯狂进攻都被曹庆功和战友们狠狠打退。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倒下,山岩被勇士们流淌的鲜血浸透,呈现出悲壮的暗红色。而敌人在阵地前沿丢下同伴的尸体和哀嚎的伤兵,狼狽溃退。

战至午后,在又一次击退敌人进攻后,最后一名战友也倒在了血泊之中——286高地,只剩下曹庆功一人孤身据守。

就在敌人即将冲进战壕、以为胜利唾手可得的瞬间,这位仅仅26岁的英雄,用生命最后的力量,猛然从掩体后跃起。他如同扑向猎物的猛虎,义无反顾地扑入敌群,拉响了仅剩的几

枚手榴弹!

惊天巨响下,火光冲天而起。286高地归于沉寂,唯有寒风呜咽,如泣如诉。

战后,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追授曹庆功“一级战斗英雄”称号,并追记特等功。他的英雄事迹被迅速整理,谱写成激昂悲壮的歌曲《怀念曹庆功》,在部队中传唱。

英雄的魂魄,从未远离。

如今,在传承着铁血基因的钢铁劲旅中,曹庆功生前所在的连队,每晚点名时,第一个被呼点的名字,永远是“曹庆功”!

全连官兵肃立,声震云霄:“到!”

这一声“到”,穿越70余载硝烟,是历史的回响,更是精神的接力。

在连队荣誉室陈列柜的显著位置,静静安放着一盏古朴的马灯。这盏灯,曾在当年曹庆功山乡行路为他照亮;如今它跨越千山万水,回到了英雄用生命守护过的队伍里。在荣誉室的灯光下,玻璃灯罩映着柔光,如同不灭的“星火”,与连史相伴,与英雄的画像相望。它照亮来时路,也映照着前进的征途。

翻开厚重的连史,扉页间夹着一张薄纸,纸上是一位指导员留下的话:

“后来者,抚此页当铭记:连史非尘封之卷,乃奔涌不息之河。曹庆功的壮举,是源头活水,滋养着精神血脉。我辈屹立于此,便是他的在场;我辈奋勇前行,即是他的永生!当使命召唤,当山河告急,愿我连每一员,皆能化身那扑向惊雷的深红,在属于我们的时代坐标上,镌刻下英雄传人的赤胆忠诚!”

离开曹河村时,暮色渐浓。回望山坡,那几株马缨花在夕阳余晖中红得更烈。

一路上,村小学的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,齐声高唱那首穿越烽火的战歌。稚嫩而嘹亮的歌声,在山风中与漫山如火的红色交融。

车行渐远,曹河村隐入暮色。我的思绪飞向了千里之外曹庆功生前所在连队驻地。我仿佛看见,一片片不知名的小花正迎着劲风,倔强而热烈地绽放着。两地花,同被祖国的山水养育,在英雄生命的起点与他精神永驻的终点,完成了一场穿越时空的无声接力与共鸣。

英雄已逝,这抹深红,岁岁年年,映照山河。



红色足迹

从南京出发,车行至句容,青灰色的公路如缎带般飘进茅山深处。举目眺望,山势蜿蜒,松青竹翠。我想,大概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听过军号,每一棵松树都见过硝烟。望母山巅,一座巍峨的纪念碑刺破云雾,“苏南抗战胜利纪念碑”9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巍巍茅山,以峻拔之姿横卧苏南沃野。这里托举起华中抗战的烽火,成为刺破黑暗、光耀山河的血色丰碑。

20世纪80年代,我曾在驻茅山脚下某部服役。那时,我们很喜欢走进茅山腹地,怀着崇敬寻觅当年新四军浴血奋战的遗迹。有战友说,听当地百姓讲,在茅山纪念碑下点一串鞭炮,山谷间就会响起军号声。

沿茅山郁岗峰西侧的山道蜿蜒而上,乾元观的飞檐在绿树丛中若隐若现。这座始建于宋朝的古老道观,在1938年迎来一批特殊的客人——陈毅带领新四军第一支队来到这里。面对道童的阻拦,陈毅递上一纸,上书“出家非出国,传道当传义”。惠心白道长看到纸条后,意识到来人是一位正义之士,当即亲自迎接,两人从此结下深情厚谊。为支持抗日,道长让出观内的松风阁和宰堂给新四军使用,并组织道众为部队采购药品,筹措粮饷,刺探敌情。新四军将士也处处尊重道众,爱护设施。不久后,日寇进犯乾元观,威逼道士们说出新四军的行踪。惠心白等十几名道众宁死不屈,惨遭杀害,千年道观毁于一旦。

修复后的乾元观仍保留着当年的战争遗迹。导游指着殿前的银杏树动情地说:“这棵树当年被炸断,以为活不成了。可第二年春天,断口处又发出新芽。”看着那树身疤痕如故、树冠却郁郁葱葱的银杏,我心中感慨万千。

乾元观内,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部旧址的桌椅摆放整齐。在这里,新四军多次制订作战计划,开展伏击战,其中最著名的当数韦岗战斗。

那是1938年的6月,茅山细雨绵绵,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悄然潜行。在镇句公路韦岗段,侦察兵传回情报:日军车队即将经过。粟裕站在山巅,看韦岗山峦起伏,山脚下公路蜿蜒,是打伏击的理想战场。17日8时许,日军车队驶入伏击地域后,新四军发起猛烈攻击。半小时后,战斗结束,新四军毙伤日军20余人,击毁汽车4辆。韦岗战斗的胜利,让饱受战争创伤的江南大地民心大振。



就这样走进历史的隧洞
从今天向着昨天回溯、穿行

我看见了东洋强盗铁蹄的踏入
听见了泱泱中华国土沦丧的悲鸣
一幕幕鬼子兵烧杀抢掠的兽行
一曲曲中国军民可歌可泣的抗争

英雄的事迹啊
数不胜数
其中的地道战

血色丰碑

■陈汉忠

地民心大振。

当时,在茅山地区抗战的新四军部队缺乏后勤补给,甚至连打仗的枪械、弹药、通信设备都无法有效保障。面对这种情况,陈毅同志想方设法,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,开创了江南茅山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崭新局面。

位于茅山薛埠的茅麓茶场是陈毅同志建立的秘密活动点之一。1938年6月,陈毅踏入茅麓茶场。茶场主人纪振纲是位曾留学日本的实业家,打造出享誉江南的“茅麓旗枪”茶。在民族危亡之际,纪振纲深明大义,决心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贡献力量。他毅然将茶场变为新四军的物资中转站,捐赠粮食、枪支,秘密搭建无线电通信设备。如今,茶场的老仓库墙上,仍保留着“多产一斤茶叶,多造一粒子弹”的标语,字迹斑驳却力透岁月烟云。

在直溪镇建昌蔡甲村,一座白墙黛瓦的江南民居静立水畔。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曾在此召开。会场复原陈列中,长条木桌上的煤油灯盏,仍按原样摆放,墙角竹篓里散落着泛黄的《抗敌报》。角落里,一只裂了缝的粗瓷碗尤为醒目。讲解员说,这是

冉庄地道战遗址纪行

■杨志学

更是激动人心,展现智慧
大钟敲响,刀光火影
出其不意却有效的打击
在敌人看不见的地方发生
让鬼子兵失去了骄横
不见了威风
看不见的机关、武器和人
让敌人胆战心惊,顷刻毙命

打要打得巧
用智慧方可取胜

创造地道战伟大战争奇观的
是冉庄机智勇敢的抗日军民

一部《地道战》故事片
是冀中平原抗日斗争的缩影
以事实粉碎了侵略者的美梦
彰显着《论持久战》论断的英明

朋友,到冉庄地道战遗址
去看看吧!你会发现——
历史,还大睁着一双凝望的眼睛

温暖的力量

■张红星

我有了战胜困难的勇气。

家是我心灵的归宿,也是我追梦的起点。记得刚入伍时,我被分配到一个偏远的哨所。周边是起伏的山峦,远处的天际线几乎与大地融为一体。初到那里,我很不适应,非常想家。走在去哨所的路上,我常常想起家门口那条熟悉的小路。后来,我渐渐熟悉并爱上了那里。那个小小的哨所,成了我寄托军旅梦想的一片天地。再次走在通往哨所的那条路上,我想,我是多么思念故乡和我的母亲,我又是多么热爱脚下这条小路。因为,这条路上有属于军人的荣光。

仍记得第一次回家探亲的场景。那天,母亲早早做了一桌我爱吃的饭菜,村里的伯伯婶婶看到我回来了,都笑着感叹“当兵有出息”。母亲一边拉着我的手,一边不停地打量我,说我黑瘦了,也壮实了。餐桌上,我向母亲讲述军营的见闻,她听得很认真,眼中的骄傲与欣喜仿佛要溢出来。那一刻,我告诉自己,一定要在军营好好干,不辜负母亲的期望。

后来,我从边关小路走向更广阔的天地。我渐渐体会到,脚下的路和故乡的路是连在一起的,这条路的两端一头系着牵挂,一头连着使命。脚步离家越

远,心却离国越近;对家的思念愈浓,对使命的感受就越深。我明白了,无论我走得多远,家始终在那里。就像母亲望着游子的目光,浸着不舍的泪,系着牵挂的线,挂着骄傲的笑。那目光更是一份温暖的力量,让我在军旅之路上一直坚定前行。



长征

第6531期



情感兵站

家,仿佛是一座灯塔,无论我们走得多远,始终有一束光指引着我们归来。家是心灵的港湾,是爱与力量的源泉。

家中的老木桌,记录着我从懵懂孩童到青涩少年的点滴记忆。那里有我和亲朋围坐在一起的笑声笑语,也有我独自埋头苦读的求知岁月。家中的墙上,张贴着我学生时代的奖状、与亲人欢乐时光的留影,还有我立功时佩戴大红花的笑脸。岁月悄然流逝,这些点滴画面在回忆中愈发鲜活。

我始终难忘家乡的四季。春天,柳树吐绿,燕子归来;夏天,麦田流翠,孩童嬉戏;秋天,树叶金黄,果实累累;冬天,白雪皑皑,银装素裹。在家乡的每个季节里,都有我难忘的故事,那些故事,交织成我心中对家的深厚眷恋。

身处军营,难免有孤独想家的时候。尤其是夜深人静或训练艰苦时,我常常会想念家人。他们亲切的笑脸和温暖的声音,如同一缕清风,在我心间拂过,给我带来无尽的慰藉。每当遇到挫折,家人的鼓励,是最坚实的后盾,让



皮定均率抗日先遣队挺进豫西(中国画)

杨济淮作

